■聚焦新作

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
如何安放乡村中国的灵魂

□孟繁华 刘虹利

乡村中国存在一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中国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事实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或变动，不仅表层地改变了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内部程度不同地改变着这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是，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叙述出来的，因历史观的差异便有了不同讲述的历史。对文学家来说也一样：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中如何讲述历史。“文革”结束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叙述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略显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被流放的干部和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幸”，是这些作品共同的主题。但是，作为那一时代中国主体的乡村是怎样的状况，文学的表达并不清晰。如果是这样的话，关于“文革”的历史讲述是有欠缺的，这个欠缺遮蔽的问题，除了历史之外，当然包括作家的历史观。

贾平凹的《古炉》讲述的是古炉村的“文革”。小说中烧制瓷器的古炉村，以朱姓和夜姓人家为主，原本山水清明、民风淳朴。支书经常给人讲起古炉村先人的故事：那时有风水先生想要弄明白古炉村为何如此兴旺，他去坟地看风水的时候，先人说等一会再去吧，因为坟旁边他家的萝卜地里，几个孩子正偷拔萝卜吃，怕大人突然去了，吓着了孩子。风水先生立刻明白了古炉村兴旺的原因。这则先人的故事，就是中国乡村伦理的一个方面。乡村伦理是乡村中国的“生活政治”，是支配、规约乡村生活的文化信条，它弥漫在生活的空气中并世代相传。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乡村中国一种“历史性”的充满温情和诗意的怀想或传说。但无论如何，它都温暖人心，让人想象东方古风与传统的魅力。现实的乡村却面目皆非：上世纪60年代古炉村村民虽擅长技工，生活却极度贫穷——以至于村里人的名字大多跟吃相关。“贫穷容易使人使强用狠，显得凶残”：村子里人人都有偷拿瓜果蔬菜、在生产队弄虚作假的经历，不过这些小狡黠和小利已却还不至于影响人们的和睦相处，至少夜不闭户是没有问题的。但持续的运动带来深刻的变化，“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古炉》后记）。

“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的村民，熟悉各种政治口号和运动形式，在“阶级觉悟”上却并不合格：他们感兴趣的是把学习会上念完的报纸据为己有，评论着水皮念报纸文件的两片嘴，然后昏昏欲睡。1966年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而言自然更加陌生：这一词汇首次进入古炉人视野是狗尿苔跟随霸槽去洛镇卖瓷货，他们在街上目睹了学生游行，霸槽看到“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标语，他疑问道：“这文化我知道，革命我也知道，但文化和革命加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霸槽的“革命”知识从公路上来来往往搞串联的学生那里逐渐丰富起来，通过不断地与更高一级组织接触，他掌握了“革命”行动的法则，但村民们却始终未能对文化大革命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在最表浅的层面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就是砸屋脊上的砖刻泥塑，铲窑神庙里的对联壁画，收缴销毁旧书古董，开学习会批判会，发传单贴大字报，封窑查账分瓷货分存粮……没有人反对“破四旧”这种新的“革命”形式：“道理似乎明摆着：如果霸槽是偷偷摸摸干，那是他个人行为，在破坏，但霸槽明火执仗地砸烧东西，没有来头他能这样吗？既然有来头，依照以往的经验，这是另一个运动又来了，凡是运动一来，你就要眼儿亮着，顺着走，否则就得倒霉了，这如同大风来了所有的草木都匍匐，冬天了你能不穿棉衣吗？”这是人们在运动中总结出的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更是对长期流于形式的运动产生疲劳厌倦的表征。

夜霸槽组织的“红色榔头战斗队”忙于革命，无暇农业生产，其有针对性的打砸行为引发朱姓人家的不满，他们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红大刀队”与之抗衡，其最初用意也不过是想在农业劳动中求得公平。“古炉村有了两派，都说是革命的，造反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又都在较劲，互相攻击，像两个手腕子在扳。”而在日常的摩擦之中，两派之间以至整个村子里人们关系渐趋紧张，冷漠、敌对、防备甚至仇恨的情绪滋长起来。“破四旧”本意是要“拥有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但人们的破坏欲望被煽动起来之后，这一理想主义诉求却演变成了帮派和姓氏之间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较量。发展到极致，便是由围绕窑场而展开的伤亡惨重的激烈武斗。

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政治构想和诉求，那么可以说，这一构想最终被证明在当时的乡村社会难以实现。至少不识字的农民无法理解其中丰富的政治意涵，甚至夜霸槽的“革命导师”黄生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北京会有两个司令部”，他说：“党中央的事我说不清楚……你也用不着清楚，你记住，毛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和统帅，毛主席让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不喜欢运动？”霸槽说：“我就喜欢运动！”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心理和急剧升华的力比多驱力成为“革命”的原动力。在古炉村，激进的政治实践最终被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再分配，而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则使整个乡土世界变成了上演暴力和荒诞剧目的大舞台。小说逐层推进的繁密细节剥茧抽丝般地展示了人性“恶”的萌芽、生长与爆发的全过程：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地写到霸槽和黄生生几个人在洛镇参加三四万人的庆祝集会，宏大的场面和热烈的气氛使他们受到感染，激动不已，“跟着人群，不停地呐喊，不停地蹦跶，张狂得放不下”；古炉村人也终于按捺不住了：在黄生生等“造反派”的带动下批斗公社书记张德章，人们从沉默到呼口号再到朝人脸上吐唾沫；更荒诞的是榔头队与红大刀竞赛呼口号的场景，以荒诞的方式展现了深陷集体无意识的群体狂欢的黑色幽默；而榔头队、红大刀、金箍棒、麻子黑等几路人马在村子里的混战，将荒诞的闹剧推向了极致。当六升老婆抱着六升的牌位愤怒地喊出“文化大革命我日你妈，你这样害扰人”时，“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怎样使‘文革’之火一点就着”的答案一目了然。这样的情节，生动地表达了政治文化怎样改变或破坏了中国的乡村伦理——那个“礼义廉耻”的乡村不在了。

古炉村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呈现并不是为了给批判“国民性”提供佐证或理由——在这样的事件中任何对农民劣根性的指责都没有力量。当然，《古炉》也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展露创伤来表达对“加害者”的控诉——它意在将完好皮肤上伤口从出现到溃烂的过程展现出来。一个小村庄折射出了整个中国底层社会的“革命”图景。贾平凹选择的是直面历史，他用丰富的细节完成了对那一时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构想的形象处理。

一面是“古炉”中“革命”烈焰熊熊，一面是贾平凹以平静的心态审视着中国民众这段心灵的历史，并以客观的态度探索了极端环境下人性善与恶的边界，他的人物因此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也具备了寓言的性质。作品中，作家视点聚焦于名叫狗尿苔的少年。这个被蚕婆收养的矮小、丑陋的小孩，一方面因为不好的“出身”备受歧视和作践，另一方面又因年纪小、个头小躲过了真正的政治批判。他有敏锐的“嗅觉”，每当大事发生之前，总能提前感知；他能与动物植物交流，与它们为伴，所以他善待每一个生命，这与吃蛇、吃麻雀的黄生生不同，与炸死灶火、砍倒百年古松的马部长不同，作者借狗尿苔表达了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心情；他的心底极为善良，村民们要对付霸槽时是他通风报信，灶火秘密救磨子时也是他鼎力相助；他既有天真可爱之处，也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的心智，“狗尿苔”这种不中看不中用的蘑菇正是他形象的写照，“两指来高，白胖胖的，似乎嫩得一碰能流水儿，但用手去摸，却像橡皮做的，又柔又顽”。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具备心灵变质的条件，却保有一份纯真和美好。他承受苦难最终化解了苦难。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霸槽。他上过学，资质聪颖；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因此成为一个愤世嫉俗、不服管教的浪荡子，他在小木屋主持粮食黑市交易，为了招来补鞋补胎的生意，在公路上砸玻璃酒瓶；他狂妄傲世，常常怨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舒展；他志向远大，甚至愿意将恋爱作为革命前途的筹码；组织榔头队又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革命”创意。他养了一个太岁，卖太岁水。太岁无疑是霸槽的镜像。狗尿苔和他一正一邪、一丑一美构成了古炉村的善恶两界。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生逢其时，可称雄称霸；生不逢时，则为祸作乱。也许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气质，才总是吸引狗尿苔向他靠近。像他这样志向得不到伸张、激情无处释放、而性情之中又充满暴戾气息的人，成为“文革”中“破”的主力军，1967年的春天，他终于被押赴刑场。古炉村的文化大革命故事在从冬到春的季节轮回中告了一个段落。

激进的社会政治实践在乡村以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完成了，当人性之恶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乡村中国的精神与物质都遭受“革命”洗礼、几乎化为灰烬之时，灵魂如何安放、乡村中国靠什么重生？不是传统——以善人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和五色杂陈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然追随山顶那棵标志性的白皮松仙去；不是智慧——蚕婆也许是生活智慧的化身，然而她全然地聋了，又如此衰老。乡村中国的诗意叙事由《古炉》彻底终结了。贾平凹说：人活成精了，伟大了，都说的是人生哲言，又都是家常话。他用一种质朴地道的乡村土语，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风貌，在无比丰富细腻的细节呈现之中，他的清丽、优美抑或诡异通通淡出视野。“我是偏爱我后来的东西……因为早起的东西都是读别人的书受启发而写的，而后来的虽没那么多起承转合的技巧了，写得复杂，似乎没了章法，但都是我从生活中、从生命中自己悟出来的东西，文章的质感不一样了。”在《古炉》之前，贾平凹从未停止形式上的实验和探索，写《秦腔》的时候，疯人引生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总是令人想起《喧哗与骚动》，而文本里的曲谱则有些后现代小说文本嬉戏的味道。到了《高兴》，其行文归于简淡，而以《古炉》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文化思考，又能将现代意识圆融于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是“古炉”把他的文字锤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大道至简，《古炉》的出现，从一个方面弥补了中国乡村“文革”历史的书写。

贾平凹一直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他的每部作品都与中国现实有关。即便是这部书写“文革”的作品，也密切联系着他对待历史的现实立场。可以说，只有书写“现实”才构成了对作家的真正挑战。现实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但是，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才使得“当代”文学充满了魅力。贾平凹的真正价值也许更在这里。

■关 注

细节是文学的底蕴

□张梦阳

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30多年，文学评论看了不知多少，自己也写了一些。但是总觉得很多评论虽然冠名“文学”，却与文学离得很远，总是从理论到理论，在概念上兜圈子，压根儿就没有进入文学本身。然而，最近从2010年12月20日《文艺报》上读到陈忠实的评论《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则不禁拍案叫绝，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深谙文学底蕴的评论。

文章不长，评论的是董淑珍的《槲叶山路六十年》，单刀直入，谈了该书的三个精彩细节：一是民国初年发生饥荒，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给乞食的饥民吃馍，而且嫌“一回拿几个馍，跑得麻烦，就拿一个大盆子往外拾(端)”。又领着乞食者们到村前的大河里修筑防洪的堤坝，对不理解这种举动的二外祖父解释说：“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二是外祖母去世后，这位外祖父竟然日夜守护在安葬着外祖母的坟头，由家里人送饭来，他先将饭食敬献给逝者，跪拜叩首者三，待意念里的夫人吃过之后，他才动筷子吃饭，竟然如此坚守到一百天。当这个隆重的乡村祭礼完成的时候，他跳崖自杀了。三是作为细节的另一种形态的人物语言。董淑珍家在“文革”初的“民主补课”运动中被补划为富农，然而在经过纠“左”得到平反之后，董淑珍的母亲不仅没有哭诉抱怨，反而说：“我说么，还是共产党好，错了就改。国民党把人杀了，也不会说杀错了……”再就是作者的儿子在眼巴巴看着妹妹吃奶奶留给她的偏食时，“看着看着便生气了，就开始骂了，‘吃，吃，好好吃，把你咋不吃死呢……’”陈忠实认为这连续四个吃字，让少年刘卫平猴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了。

这些细节屡次使陈忠实“心头有一种撞击的感觉”，令他“震撼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肯定将会铸成永久的记忆”。单是这几个细节，便把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雕铸成型了，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化活力。

这的确是深谙文学底蕴的评论，是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才做得出的评论。《白鹿原》就充满了“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正是这些精彩细节构成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底蕴。难怪陈忠实也对这种“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充满了敏感！

我有这样一个观点：文学是细节的艺术呈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典型形象，其实就是伸开五指将盛茴香豆的碟子罩住、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以及“我真傻，真的”等一系列“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构成的。陈忠实说他“对天才有一个物质化的理解”，“作家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几乎同时兼备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的敏锐感受能力，才有独自的发现，形成独有的品性，笔下的人物就不会雷同于别一个了”。

细节在文学中何其重要！情节易找，细节难寻。细节才是文学的底蕴。

然而，我曾为了加强对细节的理解，查遍了各种《文学概论》和有关的文学理论书籍，所得却甚少。有的《文学概论》竟至没有谈细节这个概念，有的谈了，也甚肤浅。从学术史、文学史角度解读作品，自有其不同的价值。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些文学理论家，的确跟文学存在着“隔膜”。他们所写的并不是文学评论，充其量是政治思想评论，甚至于不过是“大字报”。

因此，我痛感：要写好文学评论，搞好文学研究，即使不可能成为陈忠实那样的大作家，也应该有些创作实践。不发表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实际写过，就跟从来没有创作实践的理论家们不一样。

细节太重要了。倘若天假以年，我一定要把酝酿已久的《细节研究》一书写出来，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挑出“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分类评析，看看经典作家是怎样敏锐地感受、发现细节，又怎样潜心地描写、经营细节的，细节在读者中又是怎样产生“震撼”，“铸成永久的记忆”。

■看小说

付秀莹《锦绣年代》
柔软的眷恋

付秀莹的语言、文体和情怀都是温婉柔软的——她的那份女儿心肠，千回百转，结成文字，便是内容和形式的绝好搭配。但其实，付秀莹的题材不乏尖锐，她小说里的那些情色男女，在性爱关系上几乎都是离经叛道的：出轨，偷情，婚外恋，不一而足，却都被她柔软的笔触所掩映、所迷离、所“欺骗”，她要从这些“不伦”中辨识人性的温暖和尊严，说服读者、也说服她自己接受那个简单的道理：人心都是肉长的。《锦绣年代》（载《天涯》2011年第1期）里，情窦未开的少女“我”被表哥“温雅的书卷气”所吸引，自作主张地挑剔着、对抗着表嫂，那份“难言的忧伤”和朦胧的敌意除了让她自己暗自脸红，也只能风过无痕、无疾而终；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表哥，竟然也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起，就在心里爱着隔壁的玉嫂——那个“俊俏的小媳妇”，直到他长大成人，这“穿过重重光阴的回响”使他无从释怀，天使般纯洁的男孩蜕变为“时时有绯闻流传”的成年男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幼小心灵便遭遇的缺失。付秀莹感叹“滔滔光阴带走的”那一切“令人不敢深究”，因为，一旦深究，善与恶、美与丑、法度与人性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对这样的冲突，付秀莹坚持视而不见——她要以她的柔软和澄澈唤起人性的光辉，并且告诉我们，这一切与道德无涉。 （刘凤阳）

■第一感受

何锐的眼光

□贺绍俊

何锐在《山花》做主编做了十几年，不仅将一份偏远地方的文学刊物做得风生水起，全国有名，而且还能够引领文学潮流，赋予了文学编辑更前卫的使命。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文学进入了一个编辑的时代。由于多元化和市场化的影响，文学的发展不再是单向度的，它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和读者，而编辑作为作家与市场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对双方的情况更为了解，对二者之间的反馈更为敏感，因此编辑往往能最早感受到文学的新因素和新动态，他们又有刊物作为阵地，于是这样一种情况就经常发生了：编辑们率先在刊物上提出一些新的文学口号，倡导一种新的写作样式，推动着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时代造就出一批有眼光的文学编辑，而何锐就是一位有眼光的编辑，他是文学编辑中的佼佼者。

新世纪文学至今已经走过十年的光景，新世纪文学因为包含着许多新的因素，所以这个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但在新世纪之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敏锐地把握到文学上的新因素的，何况在新世纪前后文学正是面临极大困境的时候，当时声称文学已经死亡的人大有市场。何锐则以其编辑的眼光，不仅敏锐地把握到文学正在出现新的因素，而且对于当时文学困境有自己的判断。他说：“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于是他在他所主编的《山花》上开辟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四个栏目。几年下来，这四个栏目汇聚了一批有实力的作家和批评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应经典”的提法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坚持经典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格的必要条件。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泛文学化和大众化的社会潮流的影响，一些人不仅不重视经典，甚至还要贬斥、抵毁经典。“回应经典”就是要鼓励作家树立起经典意识，向经典学习。我特别看重“都市书写”和“聚焦70后”这两个栏目，因为这两个栏目正是针对着新世纪之新而来的。新世纪将是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纪，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广泛，这无疑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城市文学一直是当代文学的薄弱环节，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相继也有《上海文学》《广州文艺》等期刊倡导过城市文学的写作，但终究未形成阵势。《山花》借助新世纪的东风再次树起城市文学的旗号，显然是把握住了良机。在这一栏目下，《山花》先后发表了二三十位作家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展现了当下城市的新的生活形态，表现了城市伦理的蜕变，也揭示了城市表象背后的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作，但何锐通过编辑这一栏目，仍感到城市文学的书写存在着明显不足，他认为，目前的城市书写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聚焦70后”是一个关注年轻一代作家的栏目，我宁愿把这个栏目看成是专为扶持文学批评而设置的。这是一个评论文章的栏目，评论的对象则是“70后”作家的创作，也就是说，编者将一个最贴近创作前沿的话题提供给批评家们，让批评家们在实践中磨砺自己的批评锋芒。就是在这个栏目下，好几位年轻的批评家展示了他们的批评才华。

最近，何锐将这四个栏目下发表的作品和文章重新进行编选，辑为一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包括有四本：《回应经典：实力作家小说10年选》《守望先锋：先锋小说10年选》《感觉城市：城市小说10年选》《把脉70后：新锐作家小说评析》，集中翻阅这套丛书，我们能够看到，作家、批评家和编辑是如何在新世纪的文学突围中开辟新的空间的。

广 告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1年第二期要目 邮发代号：82-106

中篇小说排行榜

她的城（原载《中国作家》2011年第一期）……池 莉
南方经验（原载《山花》B版 2010年第十二期）……陈启文
北草地（原载《芒种》2011年第一期）……吴克敬
我是你哥哥（原载《滇池》2010年第十二期）……杨 昭
如风（原载《芳草》2011年第一期）……张庆国
特别推荐 史铁生：以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

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报刊亭有售。请读者注意到当地邮局订阅2011年杂志：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全国最实惠的文学选刊。

地址：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电话：010-66031108

诗歌月刊 POETRY MONTHLY 二〇一一年第二期要目

本期头条 生活判决（组诗）……蓝 蓝
蓝蓝随笔两篇 ……蓝 蓝
一日将尽（组诗）……蒋 浩
自白书：今天，我为什么写诗 ……蒋 浩
隧 道 查干：草原歌者…朝格吉勒玛
人，是自然之子……查 干
查干的诗……查 干
先锋时刻 格 式 陈东东 小 箭
谢 山 刘 欣
国际诗坛 穆罕默德·达维什诗选
……韦 白译
现代诗经 八 零 阿 斐 蒙 晦
育 邦 凌 峰 黄劲松
李 云 李成恩 陈忠村
西 洲 赵树义 朱 琼
诗 版 图 山东德州诗群诗选
诗人随笔 远古的回声：谁在歌唱（连载三）……雷抒雁
夜行者：姨太太、妓女，还是公务员？（连载四）
……雷抒雁
诗山的寂寞……赵 焰

主编：王明韵 邮发代号：26—176
单价：10.00元（免邮资） 联系电话：0551—2888379
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大钟楼邮政局518信箱诗歌月刊

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
征稿启事

经江苏省作家协会研究决定，于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在南京隆重推出“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同时出版精美的中国作家书画作品集，并将在邀请展开幕式首发。

此次展览以书法、中国画为主。作品题材以及作品尺幅大小均不作具体界定，意在为作家提供一个自由的艺术创作天地。

衷心期望爱好书画创作的作家踊跃来稿。来稿无需装裱，请在作品背面用铅笔正楷注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通讯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并随作品附寄三百字左右简历一份。作品请挂号邮寄。经评审后一旦采用，将惠寄参展证书及作品集一册。作品正式展出后还将在江苏省作协展厅长期展览并收藏。若需退回者，请来稿时特别注明。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11年5月1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来稿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文化创意工作室 邮政编码：210019
联 系 人：汪焰明 征询电话：025-86486020

江苏省作家协会
江苏省作协文化创意工作室
江苏省作家书画联谊会
2011年1月24日

西湖

2011年第二期要目

新锐 刘丽朵小说
从被拘禁状态中解放生命——读刘丽朵小说《阮郎归》……唯 阿
能量守恒……娜 彧
烂醉于鱼头火锅店……李东文
血红的沙滩……陈 锟
台门1989……陈莉莉
沙梨……雨 蛙
远人的诗……远 人
津渡的诗……津 渡
张培力：从新空间到新媒体
……赵健雄
自传与公传：1966年（二）…董学仁
“心灵的博弈无处不在”
……阎 真 姜广平
国家、个人和知识分子
……刘继明 桂 琳
阿摩斯·奥兹：以色列人的记忆与形象……邱华栋